

幻想基地

URSULA K. LE GUIN

[美] 厄休拉·勒奎恩 / 著

姚人杰 / 译

倾诉

在一个单一主义的政权下，
人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被切断了。
但在这个星球的边缘，
人们仍以“倾诉”的方式传承着这些记忆。
于是，
一场对人性的伟大拯救从找寻被遗忘的记忆开始了……

THE TELLING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幻想基地



URSULA K. LE GUIN

[美] 厄休拉·勒奎恩 / 著

姚人杰 / 译

倾诉

THE TELLING



VR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诉/(美)勒奎恩著;姚人杰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6

ISBN 978-7-80225-297-4

I.倾... II.①勒... ②姚... III.科学幻想—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0699 号

倾诉

(美)厄休拉·勒奎恩 / 著 姚人杰 / 译

责任编辑:刘刚

装帧设计:林涛 秦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0 × 1194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43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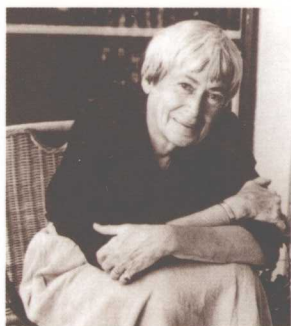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一版 200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6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297-4

定 价: 2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 作者简介 ·

厄休拉·勒奎恩 (Ursula K. Le Guin) 美国文坛一位风格独特的女作家。她一手写奇幻和科幻小说，一手写纪实小说、诗歌、散文、游记、文学评论、童书和剧本，可谓样样精通。她在奇幻小说方面成就斐然，地位崇高，代表作有幻想小说《地海传奇》系列，长篇巨著《黑暗的左手》、《一无所有》和《倾诉》，短篇小说集《变化的位面》等20余部。她是美国文学奖获得者，并两次摘得星云奖与雨果奖，其他奖项与荣誉更是不计其数。她还是英文版《道德经》的译者之一，其本人深受老庄思想与人类学影响，作品常蕴含道家哲理。

· 内容简介 ·

星际组织埃库盟的观察员萨蒂被派往一个由笃信唯物主义政府掌权的阿卡星。那里的专制政府禁绝了所有旧有的风俗与信仰。萨蒂获得了官方的允许，离开首都，顺着河流来到了乡村地带，打算找寻这些在城里早已失落的旧时的文化。在探询阿卡星被禁历史的遗迹中，她渐渐了解并喜欢上了身边的阿卡星人，开始明白他们独特的宗教——诉真道。最终，她加入了他们的朝圣之旅，到达远处雪山深处之中的最后一块圣地。

吾降生那日，即犯下首错，
历经此径，
方才自始探寻大智慧。

——《摩诃婆罗多》^①

^① 《摩诃婆罗多》：印度古代梵文叙事史诗，与《罗摩衍那》被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

1

当萨蒂在白日里梦到在地球上时，她总是回到了村落里。若是碰到夜晚，就忆到了佩尔(Pale)^①。

黄铜的铜黄色，姜黄^②粉的明黄色，与藏红花同煮的米饭的金黄色，万寿菊的桔黄色，日落时分田地上空尘土飞扬引起的暗橙色阴霾，散沫花的鲜红色，西番莲花的大红色，干结血迹的暗红色，泥巴的深红色：白日里的阳光有如此多彩的颜色。飘来一阵阿魏^③胶的气味。舅妈站在走廊上，说着莫蒂母亲的闲话，唠叨个没完。哈里舅父的深色手掌静静地放在一张白色的书页

① Pale是指地球单一主义者统治时期受埃库盟保护，没有直接受战争侵扰的特别区域。

② 姜黄：在印度广泛种植的一种热带植物，开黄色花，有块状茎。用其块茎磨成的粉可作为调味料或染色剂。

③ 阿魏：多年生一次性开花植物，每隔8—10年左右开一次花，结果后便死亡，随后根部腐烂。它有着一种特别的臭味，有宝贵的药用价值。

上。格纳许睁着一对小猪似的眼睛，友善极了。一根火柴燃起，冒出一股灰白色的烟气，缭绕而升：最初是刺鼻气味，然后烟气映现眼前，最后消散走了。她漫步于街头巷角，进食用餐，从仿真影像（neareals）对感官的狂轰滥炸之下稍得片刻的安歇。在另一个太阳之下，在白昼里，萨蒂必须得身临其境去感受那些仿真影像。诸多气味、瞥见的情景、种种回声，它们此时在萨蒂的脑中漂浮闪烁。

但是在任何一个世界，夜晚都是类同的。日光的消逝处处都一样。在夜色里，她身处佩尔。不是在梦里，从来就不是在梦里。她很清醒，尚未入睡，或是刚从梦中醒觉，心神扰动，焦虑不安，再也无法重回梦乡。一幕场景将会开启序幕，它既不甜蜜也不愉快，只会让萨蒂完完整整地回想起某个地方、某段时候；并且回忆只要一开场，萨蒂就没办法让它停下。她不得不遍历一遍回忆，直至往事放她走。兴许这是某种惩罚，就像是但丁笔下的地狱中的恋人们受到的惩处，为的是让她能牢记住快乐的时光。可那些恋人是幸运的，他们共同记忆着那份快乐。

雨下了。在温哥华的雨丝中度过的首个冬季，天空就像是层铅色的房顶，重重压在楼宇的顶端上，还要碾平城市身后黑沉沉的庞大山峦。在海湾，雨水汹涌，灰色的水面南边，底下静躺着旧日里的温哥华城，它在很早以前被上升的海水给淹没了。黑色的冰凌砸落在闪闪发亮的柏油街道上。狂风，这阵风让她像条狗一般地呜咽，感到怯惧，浑身颤抖，显露出担惊受怕的表情。风势非常地强劲、疯狂，这阵刺骨寒风来自北极

圈，冰凌嗅起来有股北极熊的气息。冰水径直渗进萨蒂穿着的薄外套，不过她的长统靴很暖和。又粗大又难看的黑色塑胶靴在水沟里溅起雪水，她不久就会到家了。这让你觉得安全——外面是凛冽的严寒。人们匆匆行过，不愿烦扰彼此，他们所有的憎恶和喜好都已冻结。萨蒂喜欢北方，喜欢严寒，喜欢雨水，还喜欢这座美丽而又忧郁的城市。

舅妈在这儿看上去如此的渺小，就像只小小的蝴蝶。一件红橙相间的棉织纱丽，在昆虫般细的手腕脚腕上佩戴着细黄铜镯子。尽管这里住着许多印度人和印度裔加拿大人，有着许多的邻居，舅妈在他们中间看上去仍然渺小，格格不入，处错了位置。她的笑容别具异国风味，显得卑微。舅妈必须要始终穿着鞋袜。只有当她准备好上床睡觉时，她的双脚才会再次露面。以前在村落里，这位伟大人物的棕色小脚和她的双手双眼一样，永远是她身体可见到的一部分。在这里，她的双脚被包裹在皮套子里，与寒冷隔绝。所以，她不再走多少路，不再满屋子乱转，不再在厨房里忙活。她坐在前厅里的暖气设备旁，裹在一条浅色的旧编织羊毛毯里面，就像是一只蝴蝶重回到茧壳里面。离逝，她每时每刻都在离逝，只不过不是通过步行的方式。

舅妈的膝头和双臂曾经是萨蒂的港湾。萨蒂发觉，比起舅妈来，父母亲如今变得更容易了解了。最近十五年以来，她对于父母亲一点儿都不了解。了解她的父母双亲是件快乐的事。她的母亲天生聪慧，而她的父亲腼腆害羞，在表达爱慕之情方面显得笨拙极了。萨蒂一方面和他们像成年人那般交谈，一方面知

道自己就像个孩童，被无理由地溺爱——这很容易令人开怀。他们会谈及每件事情，他们熟悉起彼此。当舅妈萎缩下去，她扑翅着，轻盈曲折地回到了村落，回到了哈里舅父的坟墓，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要去别的地方。

春天到来，恐惧也来了。日光重回北方的土地，光照长久，光线像青少年般苍白，四射的银色阳光投下暗影。附近街区的次干道两旁，低矮的粉色李树棵棵鲜花绽放。宗父们(fathers)公开宣称《北京条约》与独一无二命运论相抵触，必须要废除。宗父们还说，佩尔区将会被开启，他们的人民将被允许接受圣光，他们的学校将把异教徒清除干净，消除异信仰的错误以及信仰的偏离。死守原罪者会受到再教育。

母亲每天都呆在链接办事处(link office)里，很晚才带着疲态回到家中。她说，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击；假如他们成功了，我们就无处可去，只得钻进地下了。

到三月末，一队来自神主(Host of God)的飞机从科罗拉多州起飞，飞抵华盛顿特区上空，轰炸了那里的国会图书馆。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在四小时的狂轰滥炸下，数世纪的历史变作虚无，几百万本书籍化为灰烬。华盛顿并不是佩尔区，可是图书馆那座美观的旧式建筑，尽管常常大门关闭锁紧，处于警卫之下，却从未受到攻击；它已经熬过了所有困顿战伐及崩溃变革的年代，直至这一回。大清洗的时刻到了。神主的总司令在行动进行时公布了这次轰炸，称其为教育性行动。唯有一真理、一圣书，此外所有其他言论、其他书籍皆为邪恶，皆是谬误。它们是污秽之物。“让圣神之

光照耀大地！”当飞行员们返回科罗拉多州基地的教堂时，他们大声喊道。这些飞行员身着雪白的军服，戴着面罩，蒙住面容，对着摄像机大喊。人群听得心醉神迷，摇摆身体，众声吟唱：“扫净一切的不洁物，让圣神之光照耀大地！”

但是，去年从海茵星球(Hain)^①来到这儿的新任使节达祖尔正在与宗父们商谈。他们让达祖尔进入了圣所(Sanctum)。在网络和圣剑^②系统上有达祖尔的仿真影像、全息影像、二维照片。看上去，神主的总司令并没有从宗父处收到摧毁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的命令。当然，这不是总司令的错误。宗父们从不犯错。是飞行员们过度的狂热，他们的行动未获授权。从圣所里传来指示：必须惩罚飞行员们。他们被当着人群民众和摄像机的面带走，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卸下武器，剥去雪白的军服。他们的面罩被取下，他们的脸孔遭到曝光。他们在羞辱下被带走，去接受再教育。

所有这些都摆在了网上，可是萨蒂不用进入就能看到它。父亲已经断开了虚拟现实感受端(vr-propios)。圣剑系统上也尽是一些内容。此外，上面还充斥着有关新任使节的报道。人们说道，达祖尔是名地球人，就出生在这个圣神沐浴下的地球上。达祖尔熟悉地球人的程度，没有一位异星人比得上。这名

① 在勒奎恩的一系列科幻小说中，都涉及到了埃库盟(Ekumen)这一假想的星际联盟，海茵星球是其中最为古老的文明，而且据推测埃库盟中最为智慧的种族就起源于这个行星。

② 圣剑(Godsword)：可以将其视为类似网络、只传播宗教讯息的信息渠道。

来自群星的男子跪倒在宗父们的脚下，讨论起圣神法庭和埃库盟的和平计划的实施。

“俊俏的小伙，”母亲瞥着屏幕，评价道，“他是谁？一个白人？”

“肯定是这样。”父亲说。

“他从哪个地方来的？”

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冰岛？爱尔兰？西伯利亚？每个人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他们都同意一点：达祖尔离开了地球，到海茵星球上学习。他很快就获得了担任观察员(observer)的资格，接着成了一名调研员(mobile)^①然后被派遣回家乡；头一位来到地球的地球人裔使节(Envoy)。

“他离开了整整一个世纪”，母亲说，“那时候单一主义者(Unists)还没有占领东亚和欧洲。他们在西亚也还还没这么大的影响。他肯定会发现，他的世界完全改变了。”

幸运的人，萨蒂心里寻思着。哦，真是个幸运的家伙！他远走他乡，来到海茵星球，在维城(Ve)的学校里学习。在那里，一切都与圣神和仇恨毫不搭界，那里的人们有着百万年的历史，他们完全了解世道！

在那一日夜晚，萨蒂告知父母亲，她想要到培训学校进修，再设法获得进入埃库盟学院的资格。她提心吊胆地告诉他们，却发现父母没有沮丧，甚至丝毫不吃

^① 埃库盟探访异星球的标准做法是：先派出若干暗访员，悄悄混进当地探查风土民情等重要信息，带回埃库盟汇整；之后派遣一名调研员正式现身，以特使身份向当地政府传达联盟的意见；如果第二步成功，才能进一步派驻使节以及观察员。

惊。“目前看来，这是个不错的逃避现实世界的方法。”母亲说。

父母亲是如此的沉静和赞成她的想法，萨蒂心想道：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么？假如我获取资格，被遣往某个异星世界，他们就永世再见不到我了？五十年，一百年，几百年，太空中的往返旅程从来不会变少，通常只会增多。他们难道不关心么？唯有等到那晚夜深时，萨蒂注视到餐桌边她父亲的身影：丰满的嘴唇、鹰钩鼻、初现灰色的头发、严峻而又脆弱的面容。直到那时，她才发觉到，如果自己被派往另一个世界，她也永远没法再见到双亲了。父母亲在自己之前，就已想到这些。短暂的停留，长久的分离，这就是萨蒂和父母亲曾拥有过的一切。该好好利用剩下的时光。

“吃饭，舅妈。”母亲说道，但是舅妈仅仅用她那几根细得像蚂蚁触角的手指碰了下她那份饅，没有拿起它。

“没有人能用这样的面粉烤制出好吃的饅。”舅妈评说道，她在为烤制饅的人开脱责任。

“住在村落时，你被惯坏了，”母亲揶揄着她，“这是随便哪个人在加拿大能吃到的最好吃的饅了。最好的稻草秆，最好的石膏屑。”

“就是，我被惯坏了。”舅妈答道，笑容仿佛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度。

更旧些的标语被刻在楼宇的正面外墙上：往未来进发。阿卡（Aka）星球的生产消费者（producer-consumer）们，向群星前进。稍新一些的标语显现在楼

宇四周的令人目眩的电子屏幕上：反动的思想是被打败的敌人。当屏幕发生故障，标语变得残缺不清，成了：思想被打败。最新的标语则悬浮显示在街道上空的全息影像上：纯科学销毁腐败。在进发中前进。音乐声飘浮在标语近旁，十分有节奏的多个旋律将空气都拥堵住了。“向前进，向群星进发！”在萨蒂乘坐的自动出租车（robocab）所停留的十字路口，交通堵塞，一队不见人影的唱诗班正在大声宣唱。萨蒂旋大车内的音响，试图淹没这股聒噪。“迷信是具腐朽的僵尸。”声响系统用一个洪亮、极具诱惑力的男性嗓音说道，“迷信的旧俗会玷污青年的头脑。向政府当局报告反动的教育，或者将那些放任煽动性言论、把谬论和迷信带入课堂的教师扭送到政府当局，是每位公民的责任，而无论他是成人或是学生。根据纯科学理论，我们明白，所有公民的热情合作是首要之一”萨蒂将音量尽可能开低。聒噪声侵袭而来。“往群星去！往群星去！”自动出租车猛然往前行进了半个车长。再行进两步，它或许能在下次车流改变时穿过十字路口。

萨蒂在她的夹克衫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想找出一块阿卡星球上的消化饼，但是她已经全都吃完了。她的胃作痛。糟糕的食物，她已经吃掉了太多的糟糕食物，还吃了太久。这种处理过的食品添加了蛋白质、调味剂、兴奋剂，所以你必须购买这愚蠢的消化饼。还有这蠢到极点的、毫无必要的交通拥堵，全是因为那些愚蠢的、制造低劣的汽车一路上总是抛锚，还一路吵个不停。标语口号，加之颂歌赞曲，喧声鼓噪。这个种族

大肆宣传自己，犯下了其他的每个迅猛发展^①其技术模式的种族都曾经犯过的错误。

批评主义。任由挫折蒙蔽住她的思想与知觉的错误。承认偏见的错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留意：总之要观察。那是萨蒂的任务。阿卡星球不是她的世界。

可是她在其之上，在其之中，当她找不到法子来避开这个星球，她又怎么能观察这个世界？她要么研究仿真影像的宣传激励法，要不就研究街道上的喧闹景象：无地方可去，没法逃脱开漫无天际的宣传攻势，除非一个人呆在她自己的公寓里，将她所要观察的这个世界关在房门之外。

事实就是，她不适合担任这儿的观察员。换句话说，她的头一项使命就以失败告终。萨蒂知道，使节唤她过去就是为了告诉她这事。

她几乎要错过了约定的时间。自动出租车又往前行进了一步，车载音响系统重重响起，宣读一条当局的通知，而无视于低音量的设置。音响系统上没有消音键。“来自宇航局的一则通知！”一道充满活力、精神洋溢、自信满满的雌性嗓音响起。萨蒂双手掩住耳朵，大声叫道：“闭口！”

“车辆的出入口已闭合。”自动出租车用一种单调的机械嗓音回答说，自动机制用这种声音来回应口头的指令。萨蒂觉得这很可笑，但她笑不出来。通知在继续宣读，而同时空中的尖锐口号声在飘荡：“更高，更

^① 原文为 FF，即 Fast-forward 的缩写。

大，向群星进发！”

埃库盟的使节是一位长着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名叫佟·欧夫的契夫瓦瑞安星人(Chiffewarian)。他甚至来得比萨蒂还要晚。使节在他的公寓楼出口被一起ZIL^①成像系统故障给耽搁了，他还对其谈笑待之。“这儿的系统将我本想交给你的微型录音文件(microrec)放错了地方，”使节一面说着，一面翻阅他办公室里的文件，“我把它译成了密码，因为他们肯定会检查我的文件，而我的密码扰乱了系统。但是我知道它就在这儿……所以，在我看文件同时，请告诉我事态的进展。”

“好吧。”萨蒂开口道，然后停顿了一下。好几个月来，她都是用多伏赞语(Dovzan)在说话和思考。她必须得翻阅下自己的文件：印地语，不可以；英语，不可以；海茵语，可以用。“你让我准备一份对于当代语言和文学的报告。可是我正在适应这儿，同时在这个地方发生的社会变革又……这么说吧，在如今，除了多伏赞语和海茵语，说或学习其他的任何语言都算违法，所以我没法研习别的语言，假如它们还存在的话。说到多伏赞语，第一批观察员作了相当彻底的语言学调查。我只能增加点细节和词汇而已。”

“文学部分怎么样？”佟问道。

“写在以前的手稿上的一切文字都已经被销毁了。而假若它存在的话，我也不了解详情，因为政府不允许我接近它。所以我所能够研究的，只有现代的听觉文

① ZIL：类似于电子身份证的芯片。

学形式。所有的记载都要合乎当地政府的规范。它往往会变得非常的程式化。”

萨蒂望着佟·欧夫，瞧下自己的一肚子牢骚是否让他烦厌，然而尽管他仍在寻找那份放错了的文件，佟看上去饶有兴致地倾听着。他说道：“所有都是用耳朵听的，是不是呢？”

“除了政府的手册，几乎没有印刷出的文字。除了给聋子看的印刷品，除了为初学者准备、辅以音频教科书的初级读本……破除旧有的表意文字的运动似乎已是非常的热闹。也许这让人们害怕书写——使得他们普遍地不信任书写。无论如何，通过文学方式我所能获得的只有录音带和仿真影像。它们是由世界信息部和中央诗歌与艺术部发行的。其中的绝大部分实际上只是资料或者教育材料，而不是我理解中的那种文学或者诗歌。尽管许多的仿真影像是有关实践或者伦理的问题与解决方案的戏剧化呈现……”萨蒂竭尽全力想要实事求是地回话，不想作出主观判断，或是加入偏见，她的嗓音也变得单调无变化。

“听上去挺沉闷的。”佟说道，同时依旧在查找文件。

“嗯，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想自己对于这类美学没有感觉。它骨子里是政治化的，外表上看也是政治化的。当然，每种艺术样式都是政治化的。可当艺术形式成了百分百的说教，所有都成了为某个信仰体系服务，我就憎恨它，我的意思是，我会反抗它。但是我尽力不去恨它。兴许，因为阿卡星人基本上抹去了他们的历史——当然，在我被派遣到这儿的时候，没有法子

判断他们是否处在一场‘文化革命’的节骨眼上——但是无论如何，就这次的观察员派遣船而言，也许派名地球人过来是个糟糕的选择。该考虑到我们在地球上所过着的生活，就是一个否认过去的民族的未来。”

萨蒂突然止住话语，对于自己所说的一切感到惊骇不已。

佟打量着她，一点都不吃惊。他说：“我一点也不惊奇，你会觉得无法完成自己正要尝试执行的任务。但是我需要你的意见。因此这对我来说就值得了。不过你就会觉得无聊烦闷。改变正在发生。”他的黑色眸子里微光闪烁，“你对于沿河而上有什么意见？”

“什么河？”

“阿卡星人说‘进入偏僻的森林地带’就是这意思，不是么？不过事实上我指的是艾瑞哈河(Ereha)。”

当佟念出这条河名，萨蒂记起有这么一条大河流经首都，部分的河道处在路面之下，被楼宇和堤坝掩盖住了，以至于萨蒂记不得自己曾见过这条河，除了在地图上。

“你的意思是出多伏赞城去？”

“是的，”佟说，“到城外面去！而且是没人带领的旅程！五十年以来的头一次！”他欢呼雀跃，就像是一名找到了隐藏的礼物的小孩，就像是获得了一次美丽的惊喜。“我已经在这里呆了两年，我还提交了 81 份申请，请求他们允许我方派遣一名队员在多伏赞城或者康内津(Kangnegne)、鄂特城(Ert)外面的哪个地方体验生活或者居住。有 80 次，申请被客客气气地回绝了，他们提出另一次带导游的旅程，参观太空计划的设